



Life & Film

陆寿钧 著

影像人生



上官云珠、舒秀文、应云卫、关宏达、
穆宏等一批风华正茂的老艺术家的最后
岁月，印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上海三联书店

Life & Film
陆寿钧 著

影像人生



上海三联书店

自序

习惯了,每天上午吃过早饭、喝过早茶总要坐到小书房内去写上点什么。

书桌前是一扇小窗,窗外就是原先上海老电影厂的遗址,一直被誉为中国电影半壁江山的老基地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幢幢华丽的高级商品房和一大片早已平整出来却又荒废了多年的空地。空地上原本也要造商品房去卖大价钱,据说还存在着各种矛盾暂且难以解决,只得任其空置。不知已空置了多少年?这些都已与上影无关,上影靠置换这些黄金地段的土地活过了几年。空地上满地的杂草和垃圾中,残存的几棵古树虽鹤立鸡群,却显得无可奈何,没有任何骄傲可言。每每呆望着此景,心中很难说清是什么滋味。发展与失落总是并存,不需要我去感叹一分。况且世上好多事情,原本就用不到说清。存在,就是原因。

我 21 岁从学校毕业被分配进上影工作已做了 40 多年的电影人,

与这个电影基地的一草一木都有着割不断的感情。为此,我常常警告自己,要用理智去控制感情,人老了,退休了,也要与时俱进。我该用自己人生最后的岁月去做些自己想做的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写此书,就是我计划中的一个部分。

此书并非是我最后的奉献。说真的,与我书中写到的那些人相比,我这一生可能都比不上他们的胆量达不到他们的境界。尽管这些人大多已被人们遗忘,然而,当我坐到书桌前,望着窗外的景况时,似乎总觉得他们精神饱满的身影仍赶来上班……

我24岁至34岁这段人生中非常宝贵的年华是在“文革”中耗费的。“文革”结束后,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穷二白的我做了两项起飞的准备:一是到生活中去,了解百姓们到底在过些什么日子?到底在想些什么和期待着什么?浦江边的码头,深山中的三线工厂,偏远的农村、草原,公安、武警、部队、学校,革命老根据地乃至关押犯人的地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只要有机会,什么地方我都要去看一看、问一问。二是我采访了不少老电影艺术家,柯灵、张骏祥、吴永刚、徐桑楚、白杨、赵丹、黄宗英、金焰、张瑞芳、秦怡、刘琼、谢晋、孙道临、白沉、桑弧、谢晋、韩尚义、王林谷、中叔皇……这些老电影人我差不多都采访过,很多人与我成了忘年交。他们对电影事业的执着可以说是空前的。我像小学生似的在他们那里寻找并理解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这两项工作对我以后的编辑、编剧生涯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以后的不少作品都源于这段生活。并且还协助一些老电影艺术家搞成了一些作品。

在采访老电影人时,他们总不时地向我讲述另一些老电影人在“文革”中是如何离世的。活着的与死了的曾经是多年的共事者,他们相扶互勉着度过了不少艰难的岁月,幸存的难以忘怀死去的。他们讲述的这些人所作的贡献,令我至今还崇敬。他们讲述的这些人



革”中的惨死,令我至今还难过。他们讲述的这些人死的壮烈,令我至今还震惊。在这些人离去的日子,我也生活在电影厂,我也知道一些情况,个别的甚至是在我眼皮底下死去的。我下决心做了更广泛的采访,努力去搞清他们的死因,尽我微力,去向历史做一个交待。

我曾经一篇又一篇地写过这些人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现在看来,写得还十分浅薄,但还是得到了幸存者们的鼓励,他们提议我结集出版,以志纪念。我曾经努力去做过这项工作,却不了了之,要出版这样的书真难。某出版社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对我做了如下解释:这些东西属于“伤痕文学”,分散在各报刊上发表影响还不大,倘若结集出版,太集中了会有负面影响。这种解释难以说服我,彻底否定“文革”,是中央早已作了决议的,不让“文革”重演,则是全国人民的心声。我真不知负面影响从何而来?我们有些人是否太虚弱了些?过敏了些?或者说健忘了些?可历史从来不会健忘。

在“文革”结束将近30年的今天,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我又想起了那些在“文革”中含冤离去的老影人。半壁江山,几多冤魂。我忽然悟到,他们最大的冤,可能还不在于当时所受的迫害,而在于后人对他们的死一直并不完全理解。当时说他们是“自绝于人民”,显然是扯淡!后来又改为“对运动不理解”,又怎能说通?最后,终于定论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虽大快人心,但亦不是事物的全部。我认为,对他们的死的理解,也应与时俱进,不能一直停留在以前的层面上。对于大多数死难者来说,他们的死,体现出了一种可贵的人性:或为了明志,为了保护自己所敬爱的人,或为了不累及他人不伤害他人,或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或以死抗争,或……总之,好些人的死除了受客观的迫害生不如死外,还有主观中积极的因素,这是他们一生中用唯一还握有着的生命所作出的最后的奉献!滴滴热血,寸寸丹心。我想,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层面,他们的死就有了积

极的意义,冤魂亦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

这不是我凭空臆想出来的,也不是去任意拔高。如若不信,请看事实……



目 录

自序.....	1
云珠是如何坠地的.....	1
舒绣文之死	28
“戏剧魂”魂落街头	51
笑星关宏达的“落幕”	76
我是穆宏被迫害致死的见证人之一	91
真诚无悔.....	105
谢晋的父母之死与谢晋的电影.....	127
后记.....	146

一个在 25 年时间内演过 30 多部话剧、30 多部电影、并为 4 部外国影片配音的卓有成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一个在 10 年中“曾 7 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运儿，没有被动过两次大手术的癌症所屈服，又熬过了“文革”始发时的疾风暴雨，却在经历过“文革”两年多后，突然跳楼自杀。谁都不禁要问——

云珠是如何坠地的？

本文记述的是上官云珠之死。

上官云珠是上个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相当有名的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在江苏江阴出生长大，年轻时来上海谋生，在一家小照相馆中当店员，偶遇机会，进了摄影棚，却受重创。然而，她倔强的性格决定了她的不服输，咬紧牙关，几经努力，终于成名。这是老影人们常有的经历，他们没有多少学历，全靠对电影的喜爱和自己的拼搏，再加上抓得住机会。上官云珠一生坎坷，经历过 5 次婚姻，却为人豪爽，很有人缘。在圈内人中，口碑极好。而在看过她演出的一代观众的心中，她肯定也仍然活着。我 1963 年进上影工作后，在摄影棚中看她拍过《舞台姐妹》和《血碑》两部影片，我与在场者一起，陪着她落过好多泪，好些

情景,犹在眼前。当然,现今的年轻观众,对她已非常陌生,恍如隔世,因为无论从年代还是人生来区分,她确实已属“隔世之鬼”了。一代影星,一代影迷,历来如此。为了照顾各个层面的读者,在阅读本文前,我先为大家列一个上官云珠的作品年表,好让读者能对她有个大体的了解。

话剧演出:

1940 年——《米》、《人之初》、《雷雨》。

1941 年——《女子公寓》、《梅花梦》、《上海屋檐下》、《孤岛男女》。

1942 年——《绿窗红泪》、《殉情》、《日出》、《镀金》、《天罗地网》、《北京人》、《钦差大臣》。

1943 年——《七重天》、《女人》、《大马戏剧团》、《秋海棠》。

1944 年——《飘》、《双喜临门》。

1945 年——《尤三姐》、《恨海》、《雷雨》、《情挑》、《清宫怨》、《葛嫩娘》、《未了缘》。

1946 年——《魂归离天恨》、《红楼梦》、《孔雀胆》等。

解放后——《怒吼吧,中国》、《红旗歌》、《雷雨》等。

翻译片配音:

1954 年——《曙光照耀着我们》、《玛利娜的命运》。

1955 年——《牛虻》。

1956 年——《世界的心》。

电影演出:

1941 年——《玫瑰飘零》、《国色天香》、《黑衣盗》。

1942 年——《泪洒相思地》、《花月良宵》、《鸳鸯泪》、《大饭店》、《贼美人》。

1946 年——《天堂春梦》。

1947 年——《乱世儿女》、《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8 年——《万家灯火》、《群魔》。

1949 年——《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

1950 年——《太平村》。

1951 年——《纺花曲》、《彩车曲》。

1955 年——《南岛风云》。

1957 年——《情长谊深》。

1959 年——《香飘万里》、《今天我休息》。

1960 年——《他们的心愿》。

1961 年——《枯木逢春》。

1962 年——《早春二月》。

1964 年——《舞台姐妹》。

1965 年——《血碑》。

上官云珠原名韦均荦，号超群，小名亚弟。她生于 1920 年 3 月 2 日，歿于 1968 年 11 月 22 日，只活了 48 岁。自 20 岁从艺到 1966 年“文革”爆发而无法从艺止，在 25 年的时间内，她共演了 30 多部话剧、30 多部电影，并为 4 部外国影片配音。只要看一下她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中的任何一部影片，谁都会为她的非凡演技所折服。她 1947 年起即在党建并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当演员演进步电影，按“文革”后的政策规定，应属革命的“离休干部”。可她没等到那一天就被“革”掉了命。据官方文件记载，从 1956 年到 1966 年的 10 年内，她“曾七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在当时的艺人中间可谓少有的荣幸。正如她的艺名一般，成了直上云霄之珠。云珠却顷刻坠地辄作尘埃，消失得无影无踪。熟知上官云珠的黄宗英对此作了如下概括：“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上官云珠同志，做人坦坦荡荡，演戏活灵活现，死得莫名

其妙。”

为了查清上官云珠的死因，“文革”后，笔者通过《乌鸦与麻雀》、《舞台姐妹》的编剧林谷的牵线搭桥，走访了有关部门、上官云珠的胞兄韦宇平、丈夫贺路以及她生前的领导和好友陈鲤庭、桑弧、黄宗英、王丹凤、白沉、李天济、鲁韧、白杨、顾也鲁、中叔皇、陈震祥等人，大致弄清了云珠坠地的全过程……

1966年春节大年初三下午，上官云珠向老友赵丹、黄宗英夫妇拜年后又去看望了86岁的老母亲，然后独自来到上海华东医院的简易门诊室。她明天就要返回江西某农村的“四清”工作队，继续她的锻炼和改造。她患有支气管炎，常常咳出血来，但她根本不当它一回事，只想配点常用药带下乡去。

在简易门诊室里值班的都是些年轻医生，给上官云珠看病的是位扎着两条小辫的姑娘。她在为上官云珠依照常规听诊胸部时，偶尔触摸到了一小硬块。她诧异而又不露声色地看了一眼上官云珠，随即开出了好几张化验单，让她赶快去做各项化验。上官云珠根本没有觉察其中的险情，她一边咕噜着“化什么验，还不是老毛病”，一边还是勉强做完了这些化验。

当上官云珠做好化验，拿着化验单回到简易门诊室的时候，只见小辫子医生正向一位鬓角花白的老医生汇报着什么。小辫子医生看见上官云珠推门进来，立即收住话头，接过化验单后，礼貌地让她先在门外走廊里稍等一会，然后又关上了门，关得不留一丝缝儿。

上官云珠在走廊里的候诊椅上坐了片刻，简易门诊室的门终于又打开了，小辫子医生向她招招手，请她进去。

上官云珠进门后，老医生朝屏障那边努了努嘴。她会意到又要检查。虽感到有点心烦，但也只好依从。

检查完毕，老医生轻声向一直跟随在侧的小辫子医生下了命令：“开住院单，立即住院！”

正在一边扣衣扣的上官云珠听到这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疑惑地问了一句：“住院？”

老医生洗好手，转过身来，朝她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

这下，上官云珠着急了，她风风火火地说：“我生什么病要住院？明天我就要到江西农村去搞‘四清’，车票都拿到手了！”

“我们会向你单位联系、请假的。”小辫子医生脱口而出。

“跟我们单位联系、请假？”上官云珠心头一沉，急急地追问道：“医生，我到底生了什么病？”

老医生沉吟着，没有回答。

小辫子医生安慰道：“您别急，不要紧的，只是在您的乳房里发现了……那么一小块……东西，您别怕，现在还只是怀疑……也许不是那么一回事……”

小辫子医生吞吞吐吐的话语，一点也没起到安慰作用，反而使得上官云珠更加紧张起来，她呆呆地望着医生。

“不要瞒她！”老医生坦诚地转脸对上官云珠说道，“你是名演员，我们骗不过你。我现在如实告诉你吧：根据化验结果和我的检查，你得的是乳腺癌，需要立即开刀，越快越好！我相信你会顶得住的！”

上官云珠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立即又恢复了平静。她淡然一笑，说：“谢谢你们的诊断，更谢谢你们的信任。我回去交待一下就来住院。”她拿起住院单告辞而去。

她那突然得知自己得了癌症后的异常平静的反应大大出乎医生的意料。小辫子医生呆愣愣地望着她的背影，不知说什么好。老医生忙吩咐道：“跟着她，别出什么事。我给她厂里打电话。”小辫子医生应了一声，脱下白大褂，朝外跟去。老医生又叮嘱了一句：“别让她发现你，

不然会增加她心理负担的。”

上官云珠离开简易门诊室后，便走进了卫生间。小辫子医生等在卫生间外，只听见里面传来了阵阵揪人心肠的痛哭声。小辫子医生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正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上官云珠已从卫生间走出，她没看任何人一眼，旁若无人地一脚高一脚低地直离医院。小辫子医生悄悄跟着她，只见她沿着墙角往东走去，还没走出几步，身子一歪，差点儿摔倒。她用双手扶住墙，剧烈地咳嗽起来，双肩抽搐着。

小辫子医生大步赶上前去，一把把她扶住，只见她捂在嘴上的手帕上全染红了鲜血，便忙劝说道：“上官云珠同志，您别回去了。我们已打电话通知了您的单位，他们会派人来的……”

“谢谢……”上官云珠吃力地从挂在肩上的小包中，掏出几瓶药和一盒阿胶，递给小辫子医生，“托你办件事好吗？这是我刚去药店买的……帮我去邮局寄一下……给江西的房东大娘，我在那里搞四清，她对我特好……她有病体弱，给她补补……看来，我是回不去了……”

小辫子医生接过东西，默然无语，只感到有股强烈的感情冲击波向她袭来，她再也忍不住了，鼻子一酸，两眼涌出了泪水……

上官云珠却笑了起来：“你哭什么？得这恶病的是我，又不是你！”

上官云珠住院后不到一星期就动了手术。主持这次手术的正是那位老医生。

手术前一天，老医生动情地对上官云珠说：“让我们通力合作吧。你知道，我们多么爱看你演的电影。最近，内部看《舞台姐妹》，你演商水花演得真好！大家看到商水花自杀的那场戏，都哭了起来，旧社会哪……只有我们过来人才清楚……”

上官云珠一听老医生提《舞台姐妹》，噤若寒蝉，半晌，才摇了摇头，喃喃道：“那是供你们批判的……别再说它了……”



老医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谁爱批就让谁去批吧！反正，我很欣赏影片中那两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难道这也说错了？”她向上官云珠告辞前，还举着手中的听筒晃了晃，“对于我来说，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开刀！’对吗？”

上官云珠看着老医生开门离去，不由心头一热，她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自从开展对“毒草”影片批判以来，她最近演的三部影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和《血碑》都遭到了批判。因为说过对批判不理解的话，她又被单位里帮助了一番，还被发落到农村边参加“四清”运动，边接受改造。如今又得了癌症，真是祸不单行啊！想不到在此时此境下负责为她治病的这位不苟言笑的老医生竟对她却有如此深切的理解，她真想痛快的大哭一场！

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治好病，活下去，再为大家演戏演电影！

她与老医生合作得很好，乳腺癌的切除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手术后治疗了一段时间，她准备出院了。她不想让人说她赖在医院里躲避着什么。

这天下午，她下放上海北郊农村时结识的乡下亲戚阿妹来看她。说起这位阿妹，还有段故事。当时她下放在那里，有一天要挑猪粪，那是又脏又累的活，阿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不懂人情世故，竟笑着问上官云珠：“上官阿姨，这活你敢不敢干？”上官云珠二话没说，脱了鞋袜，赤着脚就闯入了猪棚……那天晚上，阿妹特意做了豆沙糯米团子请上官云珠吃，她们从此成了好朋友，攀上了“亲戚”。阿妹这次来看她，带来了一篮豆沙糯米团子，还用筷子在每个团子上点上了红点，祝贺她开刀成功。上官云珠见到阿妹非常高兴，两人有说有笑地谈了几个小时。她还留阿妹在医院吃了晚饭，然后送阿妹到医院门口，一直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转身回医院。想不到她刚走了几步，脑袋突然一阵剧痛，双眼一黑，“扑通”一声昏倒在地……

这一跤跌得事出有因——经专家会诊，她的癌已转移，在她的脑颅里也发现了癌。于是，她被转到了华山医院脑外科，因为那里有着国内第一流的脑科专家。

专家们决定打开她的脑颅，切除肿瘤。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大手术，但也是起死回生的唯一出路。手术前，医院的一位负责医生把上官云珠的家属——丈夫贺路、大姐韦月侣、三哥韦宇平、表姐严永洁，还有她的女儿姚姚，统统召到办公室，向他们报告了最后的诊断和决定。医生说：“如果不开刀的话，最多只能拖二、三个月。而开刀要过三大关：第一关是手术关。弄不好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第二关是伤口愈合关。一旦伤口感染，就可能引起综合并发症；第三关是后遗症关。动这么大的手术，难免会碰伤一些神经，人的头脑也许不会像以前那样清楚了。你们考虑一下，做出最后决定吧！”

家属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开刀，由三哥韦宇平在手术申请单上签了字。

次日就动了手术。手术室外，亲友们焦急地守候着。整整十几个小时啊！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主刀医生笑容满面地向大家宣布：手术成功了，第一关已经顺利通过。

紧接着第二关也顺利地闯过去了——伤口没有感染。

那么，第三关怎么样呢？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一关啊！

待上官云珠恢复知觉后，一直守候在床前的女儿姚姚便轻声叫道：“妈，妈，妈妈！”

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姚姚是上官云珠唯一的女儿，长得酷似母亲，也是母亲最疼爱的孩子。而现在，上官云珠乍见女儿，竟没能认出来。姚姚急坏了，她又叫道：“妈，妈！我是姚姚，姚姚啊！”

上官云珠眨了眨眼睛，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依，依是姚姚？对，像的，是姚姚……”稍定片刻，她又问道：“依不是在乡下……搞，搞‘四

清’吗？”

“妈妈，我们已回来参加学院的运动了！”

“哦，哦……”上官云珠好像听清了，又好像没有听清，“依，依陪妈妈几天好吗？妈想你……”

姚姚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连连点头。

看来，上官云珠的记忆还是清晰的，第三关也闯过来了。

在华山医院顺利完成脑外科手术之后，上官云珠又被转到华东医院高知病房疗养。她虽连闯三关，再一次战胜了病魔，可对一切都已无能为力，听从别人的摆布。她对医院外急剧变化的世事更不知不觉、不明不了、一无所知。

更大的恶魔正向她扑来，那是连最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的——“文革”开始了！

为了不让她担惊受怕，所有的人都瞒着她。可聪明的、饱经政治运动的上官云珠还是感觉到了：来看她的人越来越少了；医院里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坏了；高干、高知病房的病员一个个被揪回原单位去批斗了；为她动第一次手术的那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开刀”的老医生每天都在打扫厕所；马路上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喊着“打倒××”押着戴高帽子的人在游街；她问丈夫贺路发生了什么事，贺路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她怎能感觉不到呢？

面对这些急剧的变化，上官云珠显得迷惘和害怕，面对这些史无前例的反常，她不寒而栗，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快，不知道……

是的，所发生的事她都不清楚。自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上影厂就有人想要把她揪回去批斗。多亏老医生与小辫子医生出面挡着，她们向前来揪斗者出示了上

上官云珠的病历卡,说明她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如果谁硬要把她带走,必须签字负责。这才把那些人吓退了。运动刚开始,有贼心的人贼胆还没那么大。

但是,随着“文革”的发展,谁也保不住上官云珠了!她终于被“横扫”出了医院大门。

那天,丈夫贺路心酸地扶着包着头巾的上官云珠回家。她动过脑部大手术后头发还未长长,那光光的脑袋只能用头巾包着。天气已热,她还包着头巾显得特别怪。她行走还不便,走起路来一颤一颤地,她笑说自己像“僵尸”。贺路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她还会开自己的玩笑。他不敢叫出租车回家,天还亮着,他不能立即把她带回家去。家门口贴着好几张大字报,在上官云珠的名字上都打上了红×。她这个身患绝症刚动过两次大手术的病人,能一下忍受得了这种打击吗?贺路决定拖延途中时间,务必等到天黑以后再让妻子进家门。于是,他在路边的一个三角花圃的树荫下让上官云珠坐着休息。那里原先有个普希金铜像,如今已被红卫兵作为“封资修”砸掉了,只剩下一个残缺的底座,与上官云珠一样,也显得怪怪的。周围的花木,早被践踏得凋零残败,也显得怪怪的,此景、此人、此情,倒也十分吻合。

太阳已经落山了。贺路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面包和汽水,两人吃起了晚餐。直至天色黑下来,贺路才扶着上官云珠回到附近的家里。上官云珠也不问一个为什么,贺路最怕她问为什么。

他们的家,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四楼。进了家门,打开电灯,多次抄家后所留下的那种无法收拾好的凌乱狼藉的景象,还是让上官云珠看出了什么,她倚着门框,直愣愣地望了许久。她突然问道:“我与毛主席合影的那张照片呢?”贺路答道:“我放起来了。”他不敢如实相告,已被抄家抄走了。好在上官云珠没有再问下去,只是呆呆地望着往日挂着这张照片的那面墙。贺路明白她在想什么……